

# 共補為山一簣功

羅敦偉

悼亡兒詩  
……  
橫貫新途尚未通。濁水危橋星遽殞，麓山歸夢月空矇。  
封碑列冊增長憶，共補為山一簣功。



亡兒羅裕是交大同學。湖

南長沙人，民國十四年生於北平，今年剛剛卅三歲，當然是同學中間的後進。料不到竟為自由中國中央山脈開發的紀念人物。是橫貫公路工程進行工程師殉職的第一人，相信上蒼佑護，必然是唯一的一人。所以

值得社會的重視。公路局方面

除由公家治喪之外，並且建立紀念碑，出刊紀念冊。並不是亡兒有什麼封功偉績，實在是以勵來茲。所以拙詩：「封碑列冊增長憶，共補為山一簣功」。交大同學，一定堅定促其成功的。現在因同學會之約，特把亡兒事略述一個大概。

一、天性愛圖畫  
亡兒羅裕，奇怪，自襁褓時期

被警察廳傳訊五六次，非常危險，只好南下，直赴南昌，後轉到武漢。民黨北京政治分會有聯繫，時當北伐，自然負責宣傳。一星期之內，

裕兒小學教育是在南京完成的。因我們對小兒女都是採取自由主義的教育，從無急言厲色，而裕兒天生聰慧，淘氣異常。除愛圖畫外，很不用功。每日教師指定回家溫習之功課，均屬茫然。奇怪，一到小學三年級，忽然一變前型。言語態度，固然純謹有禮。而尤其是

後，即屆應該斷乳的時期。嬰兒斷乳，當然啼哭吵鬧。可是裕兒只要一見圖畫，即破涕為笑。勞了同住的同學左孟球兄每日為小兒作畫，甚至半夜起來，也還要畫。因為裕兒只要一見圖畫即忘斷乳之苦。稍長更愛塗鴉，五歲時，我已重回北平，任教國立北平大學。裕兒已入幼稚園。即有自由畫在天津大公報刊佈。至今雖習硬硼々的土木工程，而工作之暇，雅愛繪畫、照相、音樂、影塑，都是出於天性。對於工作也可以調和，因此瀟洒自如。一直具有極良好的修養。

## 二 突變為純謹

孜孜不倦的刻苦用功。同學或弟妹

一旁喧鬧，亦不一顧。大有泰山崩

於前亦不爲動之概。這個完全是受

了南京蓮花橋小學級任導師蔣老師的薰陶。我原習教育（中學時期習師範）內子則爲女師大哲學教育系畢業，對於蔣老師的循循善誘，使一個頑童，突變爲純謹勤奮，是自嘆不如的。

### 三 一個怪同學

抗戰軍興，我們舉家西遷重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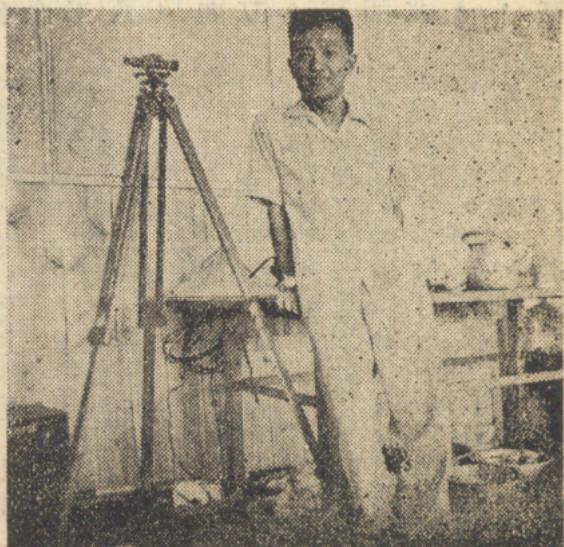


裕兒入巴蜀中學。五三五四。大轟炸後轉入喬一凡先生所辦的鍾南中學。高中時，又轉入立青木關中大附中。中學時期，裕兒特別用功之外，一有閒空，即取竹頭、木屑、火柴盒、廢紙等作爲研究實驗之資。十三歲時以「輕便六用筆」的發明，獲得經濟部的專利證書。當日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譽爲「小小發明家」惜以當日後方工業設備不足，未能製造，迄今亦以種種原因，未及製造。青木關高

中時，與其妹羅素共學，有一天小女同學相告，謂四年級有一怪同學。大家下課，獨他一人在課室內做各種研究，從不下課。約其往看，小女一見才知道所謂怪同學，就是他的哥哥。一個這樣用功的人，當然名列前茅，這樣即完成了高中階段的教育。

裕兒如此愛藝術，又加以

在青木關是春季班畢業，一時沒有適當的大學招生，即入當日北碚的藝術師範學校。友人黃顯之教授，是留法畫家，極鼓勵他習藝術。但是裕兒因受了蔣總統「中國之命運」的號召，立志爲一工程師。轉入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。這是個培養工程師的光榮學府。卅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畢業。初入上海公用局滬西自來水工程處工作，卅八年大陸變



由設計、測量、施工以及內外勤，乃至照相、繪製鳥瞰圖，都能勝任。

所以同事和主管蘇書田總處長都非常歡喜他。他對工作也十分的感興趣。在高雄、後龍、頭城、臺北（天橋）都參加各種建設擔任工作，連年在外，席不暇暖，都非常高興。石門水庫籌備期間我有一好友和他們很熟悉，他也是激賞亡兒

作。水庫籌備處也兩次寄來表，叫他填。他總是說：鐵路局很需要人，同事相處也很好，工作也有意義，始終一字也不肯填。

平常對於自己地位、待遇，都沒有什麼打算，而且對現實十分滿意，對工作極具信心。平日除工作之外，即是翻譯文藝作品，各報章雜誌，很多刊載。

消遣。從不交女友彷彿也沒有結婚的打算。我常說他是一個標準工程人員。

## 五 拓荒才六月

半年來調橫斷公路四季工程處。中央山脈的開發，是由中國一個偉大的工程，要以這點單弱的人力征服叢山峻嶺，大自然的障礙，要開發大自然深厚的寶藏。工程前途的艱巨，是無可疑義的。我個人爲學數十年，常常自負以爲出我之所學，可以轉捩經濟國運。可

是一直沒有貢獻國家的機會。裕兒學成之後，一直參加新工程。自由中國交通建設，都有他的勞績。貫公路的開發也居然能够開闢草業，爲國家巨大工程貢獻力量。學能致用，引爲安慰。不久以前，內子偶與友人談及小兒工作非常危險，我正睡午覺，心有所觸，即成一詩勵勉他，詩曰：

山胞野吹樂融融，共慶中央策貫通。峭壁千尋探虎穴，



密林萬丈蔽蒼穹。披星朝露沾衣濕，向晚霞暉照眼紅。

多汝辛勤爲國用，山陵啓處奪天工。

誰也沒有料到詩剛剛在旅臺詩鈔刊出，而出了這個變故。我勉子弟的詩這是第一次。而不料即有如此不好的印象。

## 六 謎樣的死亡

我剛剛自南部視察十個縣市回來，正準備再赴東部。四十六年六月廿二日旁晚七時式右，剛吃過晚飯，忽接急電，說裕兒病危，正驚疑間，電話鈴響，則接到了裕兒的噩耗。震驚之下，欲哭無淚。馬上籌劃照料，即夜由內子偕女婿熊知宙、小女羅素羅芳趕往宜蘭。經辦一切手續，移靈臺北極樂殯儀館。

細究死因，沒有人能够確定。一般推定，以爲亡兒所負責的一段工程即將完成。連日辦理結束，迄未出門。大約尚有事務須往羅東洽辦。廿一日下午三時前往，晚十時方

一段須脫去鞋襪涉水而過，亡兒因欲趕回開會，必未將鞋襪再穿。次

號月冷，而手中又執多物，赤足渡橋，稍一不慎，即行下墜。先觸礁石，頭後有一大洞，此爲致命之傷。再墜水中，已不能呼吸。故雖在水中發現，並非純粹之溺斃。當時並無人同行。迄第二日（廿二）方爲鄉人在下遊三星地方發現，離橋已三四公里。推斷爲隨水漂流，幸爲一大石所阻，不然流入海中，葬身魚腹，則更不知所以，必認爲失蹤。尸首發現時，除貼身衣服外一無長物，所有錢包、皮夾、甚至緊扣手上的手錶，亦不存在。法官判定既非他殺，大致死因，即如上述之推斷。人已云亡，亦無法深究。

## 七 可感的至情

亡兒因公殉職是備極榮哀的。省公路局方面組織治喪委員會，主持治喪。譚局長並表示，將來擬刊行紀念冊並立紀念碑。輓詩中「封碑列志增長憶」，一句即可概見這個舉動的意義。例有撫卹以外，可能還有特郵。要看數目如何，再考慮辦一紀念性的事業，如工程獎學金之類，如交通大學能復校，應設

我有兩副輓聯。有敘事意義，想爲大家所欲一讀。

卅餘歲中，對現代實用科學、文學、音樂、藝術，尤其土木工程，作品受世稱，正嘉深具造就。

八九載來，於臺陽新興建設，鐵道、橋梁、涵洞，最近橫貫公路，精勤爲國用，差幸薄有貢勞。

工作正觀成，怪石急流，詎料濁水溪頭空留紀念。反攻方在望。老父慈母，尙待嶽麓山畔，再賦招魂。

內子輓以一聯云：

撫育卅餘年，竟先我而去，壯志未酬，親恩未報，今生毋乃太匆促。拓荒才六月，即爲國捐軀。公路待完，山河待復，忠魂同。已入深波，必須渡過濁水溪。初

在那裏大不相同，那時名聲大震，本來說。同學爲對象。可是現在既還不敢希望太多的數目，能不能舉辦，還不敢說。

公祭之日，除陳副總統以下各界領袖，都有誄輓外。八四叟張魯老（昭芹）于右老、俞院長（鴻鈞）、黃副院長（少谷）、張部長（其昀）、雷部長（法章）、徐校長（

**悼羅裕同學**

今晨（六月廿二日）上班時，  
同仁突以羅同學殉職事相告，方驚  
愕不信間，閱中央日報，則羅同學  
之訃聞已赫然在目矣。

羅同學係湘籍名政論家羅敦偉先生哲嗣，上海交大卅七年工學士，服務臺鐵工程隊，已達九年之久。臺鐵興建之內灣支線，高雄前鎮橋及代辦臺北復興橋等工程，羅君皆曾躬與其事。去歲，筆者監修臺鐵後龍溪橋及苗栗陸橋，羅同學亦嘗協助施工，該二工程雖情形特殊，施工時困難重重，屢經挫折，然得羅同學之襄助，卒能順利完成通车。羅同學爲人純良篤厚，克己守

兩院的朋友、公路鐵路兩局局長和  
同仁、交大同學會諸學長、以及各  
界先進，親來奠祭（或公祭）的竟  
有五六百人。蔣經國先生是日不在  
臺北，翌日並親到舍間慰晤。老前  
輩愛護青年的盛情，實在令人永誌  
勿忘。（請再參閱暢流、大道等刊  
物文章）

袁作震

不假年，竟以身殉職。值茲自由中國建設突飛猛進之時期，工程界失此溫良恭儉，克盡職守之青年工程師，實爲國家社會之不幸，嗟夫！天之嫉才一至於斯，能不令人同聲一哭！筆者扼腕震悼之餘，爰作誄詞，以誌永念，以慰羅君在天之靈。

賢哉衣谷  
克繩祖武  
才多藝宏  
推誠相聚  
獻身公路  
驟臨風雨  
緬懷前塵  
永光斯土  
世代華黼  
斐聲譯壇  
有目共覩  
志存建樹  
漏夜趕修  
天不假年  
痛澈肺腑  
爲國捐軀  
系出名門  
揚名顯父  
苗栗陸橋  
不避艱苦  
禍福靡常  
遽奪良輔  
橫貫交通  
流芳千古